



中青年学者文库

刘长城 ◎著

解读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刘长城 ◎著

解读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刘长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5

(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301 - 13856 - 4

I . 解… II . 刘… III . 冯友兰(1895 ~ 199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341 号

书 名: **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

著作责任者: 刘长城 著

责任编辑: 李廷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3856 - 4 / B · 07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20.25 印张 283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余敦康

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初,李慎之先生在一篇纪念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说过一句名言: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这是因为,自从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李慎之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西方的大学中,凡开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书。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李慎之先生的这两段话,说的都是客观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意义,由此而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兴起了一种称之为“冯学”的学问,通过“可超而不可越”的方式来解读冯友兰,就是一种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现象。只要海内外的学术界始终保持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冯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竭,解读冯友兰必将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是可以断言的。

但是,为了解读冯友兰,首先就遇到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解读“冯友兰现象”的问题。所谓“冯友兰现象”,指的是冯先生毕生的哲学探索,既博大精深而又复杂多变,在推进中国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一位最有影响也最富争议的哲学家,最关键性的争议就是如何看待冯友兰的思想历程,如何看待他 1949 年后的思想转变。关于冯友兰的思想历程,蔡仲德先生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时期”说,认为 1948 年前为第一时期,即实现自我时期,1949 年至 1976 年为第二时期,即失落自我时期,1977 年至 1990 年为第三时期,即回归自我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历

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这也就是“冯友兰现象”所蕴含的典型意义。按照这个说法,为了对冯先生的哲学探索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和全面的理解,客观公允地评价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来追问。第一,究竟什么是冯先生的“自我”?如果是指第一时期所建立的新理学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除了满足自己纯哲学的兴趣以外,是否也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关怀?第二,在长达近30年的失落自我时期,冯先生不断反复的自我检查,自我否定,究竟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自愿?如果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的压力面前,冯先生被迫放弃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新理学的体系,同时又通过各种曲折委婉的形式树立对立面,公开唱反调,自愿充当被批判的靶子,是否意味着冯先生仍然保留着一个本真的自我,并未完全失落?第三,晚年回归自我,究竟是回到了第一时期新理学体系的老路,还是总结了后半生哲学探索的成果,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属于历史真相的具体考证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是富有争议的。随着对这些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对冯学的认识和评价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的倾向。因此,在当前的冯学研究中,每一个研究者都把如何解读“冯友兰现象”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决不是偶然的。

刘长城先生的这部大作《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个基本的思路写成的,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专门讨论“冯学与冯友兰现象”。作者没有套用蔡仲德先生的“三个时期”说,把冯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哲学活动划分为四个时期。在1926年之前,以《人生哲学》为代表,属于第一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属于第二时期。从1939年到1946年所写成的《贞元六书》,属于第三时期。这三个时期相当于蔡仲德先生所说的自我实现时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贞元六书》为代表的新理学体系的建立。第四时期起自建国之初,终于先生的生命终结,长达40年之久,蔡仲德先生分为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两个时期,刘长城先生则以写作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代表,合并为一个时期。这两种分期的说法虽然不同,其实

是并行不悖，都是结合时代风云的变化对冯先生 1949 年后的思想历程作出了同情的了解，可以相互补充，彼此发明，加深我们对“冯友兰现象”的认识，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承蒙作者的好意，要我为他的这部大作写一篇序，推辞再三，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为了写序的需要，我开始展卷阅读，结果是不能自己，一气读完，为书中引人入胜的论述所吸引，读了一遍，又回过头来读第二遍，深深感到这是当前冯学研究中的一部别有情趣的力作。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沒有丝毫的学究气，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结合个人的感受来谈玄奥的哲理，娓娓道来，明白如话，可读性很强。当然，本书也有很高的学术性，围绕着许多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新意迭出，发人深省，使我获益匪浅。就我个人的角度说，最值得称道的，约有下列几点。第一，作者明确指出，冯先生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著作并不在于《新编》，而是在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那是先生的学术活动的高峰期。这就是认为，尽管冯先生本人反复申言“新作应需代旧刊”，但是“旧刊”仍然高于“新作”，因为“旧刊”表现了高峰期所实现的自我，是迫于外力受到扭曲的“新作”所无法取代的。第二，在《贞元六书》中，作者特别强调《新事论》在新理学中的地位，认为这是新理学的施政纲领，其核心主题是探索中国到自由之路，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应走的道路，体现了冯先生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关怀。由此可以看出，新理学并非是一种不着实际经虚涉旷的玄虚的哲学；而是一种密切联系实际的高层次的思考，在当时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中，冯先生扬弃了“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二元对立，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中道的“别共殊”的主张，蕴含了丰富时代内容，值得认真研究。第三，在对《新编》的论述中，作者淡化了哲学思想发生转变所形成的断裂，用了两节的篇幅来强调前后相承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其中一节是说“旧邦新命系《新编》”，另一节是说“共殊一线贯《新编》”。“阐旧邦以辅新命”是冯先生从早期直到晚年的志业所在，长达 70 余年，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民族文化的情结，因而尽管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摧残，仍然以耋耄之年，衰弱之躯，矢志不移地完成《新编》的写作，来保存民族文化的慧命。在写作《新编》的过

程中，冯先生并没有放弃由《新理学》和《新事论》所确立的“别共殊”的基本思路，而是作为一条主线，贯彻始终，不仅用来观察中国哲学的过去，而是展望中国哲学的未来。作者的这个看法可谓独具慧眼，透过言谈话语的表面现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

总起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拉拉杂杂谈了一些读后感，算作序言，可以勉强交差了。

自序

小时候，听家乡的老辈人常说，我们老家出了一个大人物——冯博士。因为是小孩子，并不知道什么是“博士”，在朦胧的意识中，知道“博士”是了不起的，因为“博士”是个大人物。对于大人物，尽管是小孩子，也是打心眼里感到敬畏。

读初中时，我们的学校就在冯先生家的大宅院旁边，一有空闲，就偷偷地溜出校门，跑到冯家大院里（当时是祁仪区公所）去看冯先生亲手种植的那株腊梅，还有那棵高大的白果树（银杏）。印象中，那株腊梅从未开过花（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在那几十年中，冯先生一直受批判的缘故吧，人物相应，大概是吧）。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我们刚下课，听说从北京来了几个人，找到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冯振盛，逼着他交待他所知道的有关冯友兰的问题。我们一帮子学生围在冯老师的房门口，看见冯老师很生气的样子，话不投机，双方吵将起来：

“冯友兰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你是他的本家，你要老老实实地向我们揭发他的问题。”

“他反动不反动我不知道，他离家几十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什么都不知道。”

“你必须老实交待我们所问的问题。”

“我已经说过了，我什么都不懂。你们走吧，我还得给学生们上课。”

冯老师面带愠色，拿上课本，扬长而去，我们一帮子学生跟在老师身后……

这一节课，我不知道冯老师给我们讲的什么，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怎么我们崇拜的人物会是“反动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儿？原来冯博士是哲学家，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哲学是什么学问？不清楚，不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怎么也弄不清楚我

们家乡的这个大人物竟然是“反动学术权威”。

在冯先生家的宅院旁,我读了四年初中(因“文革”迟了一年才拿到初中毕业证),实际上只读到初中第三册。就这样,我一个只读书至第三册的所谓初中毕业生居然在家乡当起了初中三年级学生们的语文、历史课的老师,而且一教就是五年。我这个初中第三册水平的所谓中学教师,居然在“中央[1974]5号文件”的策源地的马振抚中学,使我所教的学生的考分位居十数个同层次班的前二位,可想而知当时的教学水平之“高”的程度!

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

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冯友兰是反动的学术权威”的阴影尚未散去,形势急转,冯友兰“批孔”的文章在有关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大登特登,同时,我在位于冯先生的大宅院后边的新华书店里发现了冯先生所写的一本小书:《论孔丘》,如获至宝,花了三毛四分钱将之“攫为己有”。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所见到的冯先生的书,如饥似渴地读,有一位公办教师想得到这本书,可惜书店里已经没有了。他向我“借”,尽管我是爱不释手,但是碍于情面还是“借”给他了(直到我考入大学时,他也没有还给我,不久这位先生就去世了)。

读了冯先生的书,心情特别激动。冯先生是我心中的巨人,是我崇拜的偶像,读了冯先生的书,才知道原来所说冯先生是一个大人物不够准确,准确地说,他应当是一个大学问家。这种大学问家,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哲学家吧。于是我就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其意大致是:从小就听家乡的老人们说,您是一位大人物,大学问家,我很尊敬您,崇拜您。今读了您的书,对您的崇拜程度又有所增加,我多么想当您的学生,云云。冯先生居然回信了:

长城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感动,感谢你给我的鼓励和鞭策。你不必老想着要当我的学生,要想着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学生。你想要些什么书,如果家乡那里找不到,来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来信也可以讲一讲老家在建设方面的、革命方面的旧貌变新颜的情况。

附寄去我近作的一首词。祝你
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冯友兰

3月14日^①

冯先生随信寄来了一些书籍，其中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至今还在我的书柜中。从此以后，我与冯先生的来往就开始了。“十年动乱”结束后，大学恢复了招生，我考入了郑州大学哲学系，我又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一消息。冯先生马上给我回了信，信中说：“接到来信，很高兴。我想着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但不知在何处上学。今得来信，果不出所料。你愿意学哲学，很好。有什么哲学上的问题，你就来信吧，在你们系里，是否有个教师叫冯憬远？他是我的学生，你也可以找他谈谈。”^②

在后来的通信中，我把想考研究生的想法给冯先生说了，他在给我的回信中说：“我现带了一个研究生。你是今年还是明年毕业？希望你报考北大研究生，如果能考上，无论是否归我指导，都可以常在一起。”^③

1980年暑假，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去北京大学，去燕南园看望我所崇拜的冯先生。那是一个早上，我刚下火车，就按着冯憬远老师给我画的路线图一路转车而去，终于进入了燕南园，由于弄不清方向，先到了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门口，又转到了诗人、学者冯至的门前，再找到了语言学家王力所住的燕南园60号，还是找不到冯先生住的57号，只好向一位在园中活动的老者打探（后来得知，给我指路的这位老者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

在冯先生的寓所——三松堂，经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的通报，冯先生手拄拐杖，一路蹒跚向我走来，我大步向前，紧紧地握着了先生的手……^④

① 关于这封信和所附的冯先生的词，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二版，第663页。

② 同上书，第673页。

③ 同上书，第676页。

④ 至于这一段回忆，可参见《冯友兰与故乡》中我的文章：《家乡学子的怀念》。

我很惭愧,我辜负了冯先生对我所寄予的期望,在1982年的研究生考试中,尽管中国哲学史专业考取了较高的分数,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语两门不及格,研究生的门槛我最终没有跨越过去。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从学校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冯先生哲学的念头始终在我的心际中萦绕,它是一个情,它是一个结。正是这个情结,驱使着我一路走来,守着贫困,耐着寂寞,同我的众多的做官的同学们相比,我自感优于他们的是我的“清静”,我的“无为”;是我的贫困,更是我的“富有”……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清华大学教授王中江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秀昌博士主编的《冯友兰学记》中,收录了著名诗人李季的老师、冯友兰先生祁仪老家的一位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黄子瑞先生的回忆性文章:《冯友兰家世断忆》。在该文的结尾处,黄老先生写道:“往事如烟,历历如昨,余年届古稀,不堪胜笔,又逢盛世,重建文明,余不胜欣喜。友兰先生为古老中华之民族精神之弘扬,笔耕终生,春蚕至死,蜡烛始干。家乡为纪念友兰先生,将唐河图书馆命名为‘友兰书屋’,曾受友兰先生奖掖的青年后学刘长城又致力于冯学研究,甚喜焉,‘旧邦新命’,指日可望矣。”

黄老先生以90岁高龄而谢世于几年前。凭着冯友兰先生生前所给予我的教诲,凭着黄子瑞先生生前在文章中对于我的鞭策,我没有理由不将研究冯学的担子挑起来。我深知,这副担子有千钧之重,我的力不支也。但是,我仍然不自量力,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众多冯学专家面前,面无愧色地负其重,迈动了我歪歪斜斜的脚步!

说到了研究冯学,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容易启齿的“插曲”,就是工作的无奈。本来我的母校曾两次来函调我回郑州大学教书,皆因一些我本人所无法左右的原因而流产。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又长期无事可做,我不愿意将生命无端地耗费在“整天看蚂蚁上树”上,在时任南阳地委副书记的李清彪同志和学界同人的支持下,于1992年11月26日(即冯先生逝世2周年的忌日)在南阳成立了冯友兰研究会。南阳“撤地设市”后,又因一些原因,

致使研究会一度处于停顿状态。冯友兰研究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冯先生的家乡“东山再起”，与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领导同志的支持有关。有一天，在一次小聚中，这位领导向我问到了冯学研究的情况，我如实相告，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在这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下，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南阳分会（南阳理工学院冯友兰研究会）以新的面目重启其研究工作。这位领导同志就是魏山友。

刘长城序于山人斋

2007年6月13日

自序



作者与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 110 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冯振琦摄于北京大学勺园,2005 年 11 月 5 日)

麦城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感动。感谢你给我的鼓励和鞭策。你不必老想着要当我的学生，要想着要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学徒。你想要些什麼书，如果家裡找不到，来信告诉我，我给你寄去。来信也可以讲一讲老家在建设方面的情况，革命方面的旧貌变新颜的情况。

附寄去我山歌的一首词。

祝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冯友兰

三月十四日

目 录

序	(1)
自 序	(1)
第一讲 中国哲学的起源	(1)
一、哲学是什么	(3)
二、哲学本是“外来户”	(8)
三、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12)
四、中西哲学 各具特色	(16)
五、为什么是春秋战国时代	(20)
第二讲 “照着讲”与“接着讲”	(25)
一、首先应当“照着讲”	(27)
二、怎样“照着讲”	(30)
三、冯先生的“接着讲”	(34)
四、“接着讲”的得与失	(41)
五、余论	(50)

第三讲 “三道”“十派”话人生	(54)
一、《人生哲学》题目之来历	(54)
二、《天人损益论》	(56)
三、中西比较以求同	(62)
四、一个新人生论	(67)
五、人生的无奈	(76)
第四讲 以“汉”为界说“两分”	(84)
一、“中国哲学史”的由来	(85)
二、“子学”与“经学”	(92)
三、《中国哲学史》的贡献	(98)
第五讲 最哲学底哲学	(105)
一、为什么是“最哲学底哲学”	(106)
二、《新理学》的方法	(112)
三、《新理学》的形上学	(122)
四、新理学的逻辑建构	(128)
第六讲 新理学的施政纲领——《新事论》	(142)
一、《新事论》的写作背景	(143)
二、中国到自由之路	(151)
三、《新事论》的现实意义	(157)
第七讲 人生的境界	(167)
一、从《人生哲学》到《新原人》	(168)
二、“觉解”的人生	(172)
三、心与心之理	(174)
四、境界的层次	(183)
五、“备受煎熬”的天地境界	(192)
六、“高明”“中庸”非两行	(201)
第八讲 新作应需代旧刊	(207)
一、难产的《新编》	(209)
二、旧邦新命系《新编》	(215)

—
目
录
—

三、抽象继承法	(220)
四、“共殊”一线贯《新编》.....	(222)
五、关于《新编》的总结	(230)
第九讲 “冯学”与“冯友兰现象”	(243)
一、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以看“冯学”	(247)
二、从“新理学”体系以看“冯学”	(260)
三、关于“冯友兰现象”	(273)
四、“冯友兰现象”的反思	(288)
后 记	(298)